

刘易斯·托马斯作品集

The Fragile Species

by Lewis Thomas

脆弱的物种

李绍明 译

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脆弱的物种·汉英对照 / (美) 托马斯 (Thomas, L.)
著; 李绍明译. — 长沙: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, 2011. 4
(刘易斯·托马斯作品集)

ISBN 978-7-5357-6625-0

I. ①脆… II. ①托… ②李… III. ①物种—普及读
物—汉、英 IV. ①Q111.2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43625 号

The Fragile Species

Copyright © 1992 by Lewis Thomas

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通过上海版权代理公司获得本书中文简
体汉英对照版中国大陆地区出版发行权。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18-2010-091

刘易斯·托马斯作品集

脆弱的物种 汉英对照

著者: [美] 刘易斯·托马斯

译者: 李绍明

责任编辑: 孙桂均 吴炜

出版发行: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

社址: 长沙市湘雅路 276 号

<http://www.hnstp.com>

邮购联系: 本社直销科 0731-84375808

印刷: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

(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原厂联系)

厂址: 长沙市新开铺路 438 号

邮编: 410007

出版日期: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

开本: 880mm×1230mm 1/32

印张: 14

字数: 317000

书号: ISBN 978-7-5357-6625-0

定价: 48.0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)

译者序

7月至半，久旱的威海迎来透雨。雨后山气，空翠清爽。日课早毕，步月归来。决定开始给最后的工作写序。

年来衰甚，且不见复元的希望。偶得译书的机会，踌躇再三，决定一搏。春间签约了三本旧作，《细胞生命的礼赞》、《水母与蜗牛》和《最年轻的科学》，费大力修订已毕；上半年在艰难授课中偷忙草成第四本，叫做《聆乐夜思》。学期结束，弱弩之末，稍作喘息，7月1号起，下口啃LT（刘易斯·托马斯）的第五本书，《脆弱的物种》。应该做的，值得做的，鲁迅先生有言：是要赶紧做了。

跟出版社的协议，订了9月前交稿。意思是背水一战：给自己六十二天时间，满满一百八十多页书，容易算出，每天工作量是三页。头几天，是在亲戚家阴暗有霉味的平房里做的。精神甚差，一节工作半小时，勉强完成任务。大部分时间，在屋后的凤凰公园里闲逛。家庭聚会全数谢绝，显得不近人情。

7月14号返回威海。下午四点的慢车上，八九成乘客是放假的大学生。一百二十八人员满的车厢里，只见一二人在看小报，

似乎无人看书。因误了午觉，状况不佳。自觉愧甚，拿出曹聚仁的《万里行记》，儿子给买的，看起来。邻座小伙子在玩手机。风气如此。甚为 LT 的汉译本担忧。

这几天做得顺手。17 号，工作已过三分之一。艾滋病和吸毒。LT 说，艾滋病首先是，最后还是，一个科学问题。拒绝作道德上或制度上的考虑。审慎地谈到教育。不谈大学教育，提及初、中等教育，而强调学前教育。不为早期智力开发。是父母的关爱和尊重。

为什么不严打呀？社会制度呀？

宁肯背上治理的麻烦，宁肯背上经济的重负，也不忍对人民行苛政吗？

所以是仁者之言，所以是智者之言呵。

日前译到前一篇，“头脑里的生命”，心想，有了。有这一篇，这本书值了。我的苦作值了。

一个人写到第五本书，是很容易出现“倒熟话”的。可这篇写得多精彩呵。“快乐中枢”终成陈迹；快乐就是活着的证据；不要鼓捣你的大脑；感受快乐的最好方式，就是关掉你平常为打发时光而让你的大脑忙活的东西。包括电视，MP3，也许还有手机。我想。

张悟本，显然是江湖卖膏药的，在电视上忽悠。听起来，似乎世界变得极简单：只要地里还长茄子、冬瓜和绿豆，全体中国人就会健康无病，所有医院和医学院也可以关门了。不。我自己说。张悟本不代表中国人的智力。我自己说。那有些太让人难堪。可是，天哪，我没法安慰自己的是，那一班电视节目主持人，全都是帅哥靓姐，穿着入时，发型酷毙，围绕着张大师所谓“采访”，就是“我代表××台电视观众……”当然我不信他们能

代表他们的观众，可是，他们毕竟代表他们自己。面对那个智力水平的张大师，没有一个主持人提出哪怕一个略有挑战性的问题，全都惊奇佩服得没有保留。这让我受不了。作为“高校”教师，我常常负疚，因国人做了不该做的，我常常觉得我没有尽到责任。这一回，我就想，这些年轻人，难道不是我们外国语学院的学生？或者是文学院的？新闻传播学院的？信息工程的？工商、管理、经济……学院的？反正是我们造成的。都是我们的错。我的错。

难道不怪我，没有更早地教他们读书，比如 LT 的书？

这第五本书里，有几个标题，代表着几个关键词：责任，合作，交流，联系。睡眠惺忪中，似乎 LT 跟我说：你呀，你的责任，就是把我的书翻译好，把我这点意思，拿去和中国人交流，让我们的头脑建立起联系，以便像一个社群那样合作。而且越快……

说话间，已是 9 月。后天就要开学、上课了。我的翻译工作刚刚草成。我几乎兑现了我的诺言。再写两句，就可以封笔、交稿了。写些什么呢？忽然间似乎有了主意。在这本封笔之作里，LT 最后的话语，是什么呢？是地球。他说。有个新的想法，认为地球是个活物。他说他信。作为一个真正的生物，地球尺寸是大了些，但不比你我和甲虫更复杂。它呼吸着，代谢着，自体协调、平衡着，而且思考着，产生着信息。我们乃是它的一个个细胞。

还记得吗，读者朋友，LT 的第一本书，名字叫做《细胞生命的礼赞》；第一篇的末尾，说忽然想到，地球最像一个活的细胞。细胞，地球；地球，细胞。这是 LT 的最初一言，又是他的最后一言。LT 像伟大的作曲家巴赫一样，完成了他的宏大乐章。以细

胞-地球始，以地球-细胞终。地球是一个超级的细胞。细胞是一个微观的宇宙。在宏观、微观两界的中间，是一个日常尺度的世界，我们和甲虫。他就是这样把生命给打通了。我们常说，物我同元，天人合一。说着说着，往往因自己也感觉太过虚玄而失去信心。LT 不讲形而上学。他不是哲学家，活得也并不超脱。他的道理更朴实。可是，难道有哪个哲学家，比这位医生更称得上“学究天人”吗？难道有哪篇大道理，比这位医生讲的更坚实，更雄辩吗？我这样的感动，并且激动了。

于是，我满意于自己作了 LT 的感受器，也但愿我发射给读者朋友的信号，没有太多不可接受的扭曲和变形，只不过保留甚至增加了些许的模糊和歧义。但愿这些模糊和歧义，是属于人类及其语言的。

李绍明，
2010年9月4日，
于威海寓中。

前 言

1970年代初，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》发生一件值得纪念的事。它断断续续刊载了一系列文章，总题目颇谦逊，叫做“一个生物学观察者的手记”。这些写给医生看的文章提醒人们，人类是微妙而美丽的自然界的一部分。后来，这些文章结集成两本书，面向大众，一本叫做《细胞生命的礼赞》，一本叫做《水母与蜗牛》。两书面世后，有数百万读者观念为之一变，人生因之增色。

刘易斯·托马斯和我表面上颇有些共同之处：我两个都是本乡本土的纽约客，读的是同一家医学院，也都在波士顿市立医院那个生死场实习过。从那儿之后，我俩就天各一方。刘成了一名杰出的生物学家；儿科学，病理学，内科学和生物学教授；作过两家医学院的院长；还作了一间伟大的癌症医院的院长，功盖全国，名满天下。我则浪迹天涯三十年，始归纽约。再见到刘的时候，最震撼我的，乃是他的言谈：他的吐属神隽，一如他的文采风流。

最近我改行，涉足出版界。我联系的第一个作者，便是刘易斯·托马斯。我建议他写本书，谈谈1930年代末期我们作实习医生以来，生物医学发生了哪些变化，他在《最年轻的科学》里，

曾说过那时候“医学起不了多少作用”的。他认为这个命意很好，慨然答应为我检讨本世纪后五十年里生物医学的进展。然而，如此巨大的任务，莫说在他的年纪，换了谁，单人独手也弄不来的。像以往一样，他慷慨地问我，如果他把近十年未刊的文章和讲谈的底稿，大约有六十篇之数，全拿给我，我会不会感兴趣。没过多久，四大包文件到了我手上。展读之下，我再次被他的写作捉住了心魂。随之，我发觉有几个主题贯穿于这些篇什之中：一个人在回顾自己对本行的热爱；他对于当今一些医学课题的兴趣，这些课题包括艾滋病，吸毒和衰老；他对于“高悬天际，生机四溢”的地球的关注；以及对于“如此可爱的一个生物”所面临的可能破坏，他所提供的基于生物学的对策。

我两个要感谢罗伯特·斯图亚特，他是 Scribners 出版社的总编辑。别的不说，本书的题目，《脆弱的物种》，就是他的主意。这名目来自书里的一篇文章，其中有云：“我属于一个脆弱的物种，这一物种是地球上的后来者，和其他任何大小生灵相比都是最年轻的，以进化的尺度看，才刚刚几个瞬间过了，正值青春年少，是一个孩子物种。我们只是给尝试着安置在这儿的，极易犯错误，有着暗中摸索的风险，目前的真正危险，在于身后留下的化石过于薄弱。……”

刘的几本书大都没有序，它们也不需要什么序。当他要我给这本《脆弱的物种》写个前言的时候，我很高兴也很惶恐。谁敢来谈论这么一个文采风流、落笔惊人的人？我能说的顶多就是，建议你读读这些篇什，在这些篇什里面，刘所说的那些奇妙的事，是那么奇妙而美丽地跟他的文辞相交缠。

肯尼思·沃伦

目 录

I

离校五十年/3

成就一名医生/7

写回忆录的技和艺/16

头脑里的生命/29

II

大疫之年/41

艾滋病与吸毒/57

正常衰老前景谈/64

责任/77

III

我的猫咪乔弗里/95

科学与地球的健康/113

在圣约翰教堂的布道·1984年6月/125

IV

合作/135

交流/154

联系/172

I

离校五十年

几乎整整五十年前，我们所有人都在自己的心智发展中经过一个里程碑。在我个人的记忆中，那岂止是个里程碑；那是一座标志成就的纪念碑。大家都会记得它，尽管持续很短，也就是毕业考试到实习的开头数周。然而，那可是我们一生中所可能有的最好的时间了。一下子，我们确凿地知道了一切的一切。而且，对我们大多数人，当然对我本人，在整个职业生涯中，是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时刻了。

从那时起，我们的职业生涯便是一阵接一阵令人困惑的无知，五十年中，对于越来越多的事情知道的越来越少。整整半个世纪中，大家越来越困惑于医学，困惑于疾病机理，困惑于人类社会，困惑于医学的经济学，还有一种困惑与恼怒的混杂交织，为的是所有那些为遮蔽我们的职业缺陷而发明的术语行话，举例来说，提起保健制度，总要说什么供应者啦，消费者啦，福利啦（总是用大写字母），用来取代老式的医生，患者，医疗和疾病。而且，似乎为了让事情更显其虚伪，又造出一个缩略语，叫做HMO（Health Maintenance Organization 保健组织），就好像维护健

康乃是医生最拿手的好戏，且不管现实中有戏没戏。而且是成本效益分析，而且是技术评估。还有整体论医学对还原论医学。还有伦理与道德，还有医学教育中增加人文教育，更不必说增加人情味儿。我记得，我父亲五十年前教过我一个真理，那就是，不管谁，不管什么时候，一提起医疗伦理，那就意味着金钱，道德则意味着性。就是那么回事。

这五十年里到底遇到过多少样无知，我数不过来。那名单实在太长了。我倒是开列了另一份名单，这个名单短小些，也更叫我难为其情。那是一些事情，假如不是在这些漫长的年月里一直为医学本身所困惑，对之原可以了解更多的。我猜想，这些事情，我的同龄人大多觉得很容易理解的，而我却从没有机会坐下来好好研究过。

联邦保护制度高居我名单的首位。我从来不知道它是什么，它做了什么，它怎样做的，而更有甚者，我干脆不想被告知这些。跟这些东西同样的还有股票市场，证券市场，文字处理器（这个我有，而且莫名其妙），还有内燃机，还有这个宇宙，黑洞，银河系，其他宇宙，以及时空。首先是时空。那是我把握不了的。

我甚至跟进化生物学也有着自己的麻烦。请注意，这并不是指跟它的基本原则，并不是跟那宏观的画面，而主要是跟一些细节。我也懂得一些随机性和机遇，还有选择，还有适应，等等一切，现在，我对这门学问的了解，不限于能够夸夸其谈进化论的进展，更不用说目的论什么的。我的麻烦是，每当我思索已知的最早生命形式的时候，问题就开始出现了。想想吧。岩石中那些无可争议属于三十七亿年前的细菌细胞，毫无疑问是我们的老祖爷爷老祖奶奶。此后的二十五亿年间，世界上无非细菌；可现在，却有了我后院里那棵核桃树，我那只阿比西尼亚猫杰弗里，几乎

但不完全自由地生活在我们细胞里、披着线粒体外衣的微生物，还有，顺便说一下，我们令人惊叹的、尚未成熟的、充满危险的自我，精明到足以威胁整个自然界，除非有音乐让他游移分心。我们需要一个比“机遇”、甚至“纯粹机遇”更好的词儿，来描述这一系列的事件，同时又不涉嫌“进步”的概念。但是，仅仅三十七亿年间，就从无性繁殖的古细菌，一路走到B小调弥撒曲和后期四重奏，这整个记录，仅仅用一个技术名词“随机性”来概而言之，怕是不够吧。

我更喜欢 stochastic 这个名目，因为在我们的语言里，它是有所来历的。最早的词根是 stegh，那是三万年前印欧语里的一个词，意思是有尖的桩；到了希腊语里，stegh 成了 stokhos，意思是射箭的靶子；后来，到了英语，靶子还是靶子，不过又加上了瞄准的意思。既然是瞄准，射不中即是题中应有之义，于是，stokhos 便意指“或中或不中”，纯粹运气，随机性，于是有了 stochastic（随机性）。既然它有此来历，那么，我高兴把进化论一下子接受下来，但我还是困惑不解。

我单子上的最后一项，是衰老现象，这个题目，我渐觉亲近，并且想用点功夫去关注一番。有人问布鲁斯·布利文，老来是何况味。布利文是《新共和国》的主编，当时七十多岁。他回嘴说：“我没觉得自己像个老人。我觉得自己像个年轻人，只是内里出了点毛病。”

关于衰老过程，我读到过一种可爱的技术解释，说那就是熵和热力学作的怪，那就是周身的钟表不准，分子错误累积，等等一切的结果。最近我顶喜欢的说法，是《生物学季刊》里的一篇文章，题目叫“热噪音与生物信息”，作者是 H. A. 约翰逊。他的意思是，生命所需的热力，产生与生俱来的噪音，这噪音导致活

细胞及其部件赖以生活的信息的质量持续下降。照这个意思，人体最适宜的温度是三十七摄氏度，这个温度最有利于各种酶类发挥作用，然对于信息系统的长期保存却嫌太高了些。长期看来，比如从七十五年之期（还不到一生时间）看来，热力的这种损毁信息的效应，就会慢慢地超过其维持生命的功能。假如我们的体温近于室温，或者像乌龟那样冷血，我们就会更加福寿绵绵；最好是生活在开氏的绝对零度，那样我们就会长生不死。

不过，要是那样，我们当然会长生不死，然而根据自然法则，我们就仍旧还会像三十七亿年前的古细菌一个样子，不能犯分子错误，被剥夺了尝试运气的机会，而永远也不会跌跌撞撞发展出大脑来。离开哈佛医学院后的五十年间，我学到的关于世界的事情中，顶可爱的就是这个。

成就一名医生

医生者，衣冠不一，业务长忙。人类历史上，无时无地没有医生。难以想见，还有什么职业，比起医生这一行当更加让人信赖，或更加历久不衰，更难想见，将来会发生什么事件，能导致它的灭绝。其他的行业——做金银首饰的，给尸体涂油膏的，造教堂的，施魔法的，甚至弄哲学的——都曾经几起几落，甚至于一时销声匿迹，然而，行医治病的，自有语言和社会以来，就一直伴随着我们，看来很可能还会永远伴随下去。换句话说，只要我们还会生病和死亡，这一行当就会存在下去，那也就意味着永远存在。

我们期待于它的，自从数千年前的萨满巫师，直到现代的医学大师，是什么呢？就是不管怎样做点什么。就是这样。

病发之初，还没等辨认出是何症状，便有一种早期的感觉，那就是恐惧。是哪里出差错了。而在意识的深处，便掠过一丝人命危浅之虑。那是我们最古老的恐惧。必须做点什么，而且要快。来吧，求你了，救救我；或者是，去，求你了，去找人救我。于是出现了医疗这个行当。